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 第四十七回 幸蒲台五廟追尊 登日觀諸臣聯韻

建文九年春三月，大宗伯行文與沂州開府，景星接看，內開： 原任兵部尚書鐵鉉長女，配與原任僉都御史景清之子。奉旨。云云。

景星大喜，望闕謝恩畢，即令整備香車寶馬、錦繡旗幟與笙蕭器樂，前往濟南迎娶。都憲御史鐵鼎亦盛具儀儀，啟知帝師送去。

月君謂鮑、曼二師曰：「此已完局，可以稍慰忠臣於地下。但自起兵以來，倏忽五年，我未得省墳墓，反不能慰先父母於冥冥之中。為人子者於心忍乎？」鮑師曰：「向者國事紛紜，我亦未經道及。汝未彌月時，哭母甚哀，我說：『兒勿啼，姑待日後封贈母親罷。』今不但拜祭，且須酌議此禮。前者敕封是為成神，卻算不得追遠之意。」曼師道：「月君起義逆節，威加海內而回故鄉，乃尊人未有徽號，與庶民享祭何異耶？」月君恍然淚下，曰：「我為帝師，非為帝王，此語不可出自己意。」遂作手敕一道，宣示六卿，略曰：

孤自勤王以來，歷今五載。雖建闕中原，而帝位未復。日夕靡寧，永懷曷已。近者頻遭災禍，暫息干戈，又念及祖宗考妣先塋，向缺祭掃。荆榛不前，隧道久矣荒涼；狐兔誰驅，幽宮定然頹壞。今寒食將臨，孤欲親往祭祀。卿等其議禮，請奏施行。

於是兩軍師與諸文武大臣等，都集建文皇帝闕下會議。高咸寧曰：「帝師為國討賊五年，不暇省墓。今若鑾駕到時，滿目荒涼，能不痛心！自當褒崇徽號，建造寢園，方是崇德報功之典。去歲大議褒封，何以反不及帝師之父母耶？」諸大臣齊聲應曰：「總為敕封了府神，便自忽略過去。今須另議徽號。」

呂師貞道：「某之愚見，即用前『忠正直亮順天安民』之下，添入『太上帝師』四字，何如？」諸臣贊和曰：「此不易之論也。」於是定議追崇：

始祖唐諱介，為文獻清忠抒謨顯烈太上帝師；考諱夔，為忠正直亮順天安民太上帝師；妣黃氏，為仁孝淑順端懿慈惠太上神妃；祖諱遵晦，為忠宣文靖抱道崇學太上帝師；妣姜氏，為仁明莊敬端純肅穆太上靈妃。

其高、曾以上不知名諱，又啟請帝師敕示。月君批答云：「曾王父諱維寅，高王父諱允恭，墳壙遠在楚之江陵。作何設主、祭祖？一並議奏。」諸臣又議：「建立五廟於蒲台縣之太白山，安設神主，四時禘祫，悉遵帝王儀制。曾祖、高祖俱追尊為太上帝師。廷議僉同矣。」呂師貞曰：「某尚有愚見：今且不必上聞帝師，逕先啟奏建文皇帝，請攝政相府，特頒蜚書下蒲台縣，褒崇徽號。何如？」眾皆稱善。疏上，李希顏大喜，乃遣少宗伯梁良玉。司業盧敏政齎捧玉音五道，到蒲台宣讀徽號。並敕令知縣速建寢園太廟，安設五位太上帝師神主。然後諸臣連名奏聞帝師：「暫緩春蒸之禮，統俟寢園太廟成日，恭請鑾輿舉秋嘗之大典，席上慰皇帝之心，下謝臣等之罪。」月君覽疏畢，即命駕詣陶謁謝。將至闕，李希顏等率諸文武大臣固請駕回，「容臣等代謝。」月君乃止。

建文九年秋七月，蒲台縣上書政府，言寢園、太廟各工程，俱已告竣。趙天泰、王璉先議：遣梁良玉、劉環恭代建文皇帝告祭，方奏請帝師駕幸蒲台。月君敕諭云：

敕建園陵者，帝王之鴻施；省祭墳墓者，人之私義。今國事頻繁，邊圉嚴警，孤家雖身往蒲台，心懸象闕。百爾臣工，其恪共乃職。一切軍機，惟副軍師高咸寧是任。大司馬呂律與學士方經、都御史鐵鼎、大司成周轅、都諫鄒希軻、大將軍董彥昇、劉超、瞿離兒、先鋒使小皂旗等扈從前行。餘並留守闕下，慎哉毋忽。

司天監王之臣擇八月初二日，請帝師鑾駕啟行。

月君別了鮑、曼二師，止帶素英、寒簧、滿釋奴、范飛娘、老梅婢、柳煙兒及女真等二十名，自備供應，前往蒲台。劉超、小皂旗為前隊，滿釋奴、范飛娘為二隊，然後是月君鑾駕，呂軍師等扈從為第四隊，董彥昇、瞿離兒擁護在後，為第五隊。

初六日入蒲台縣界。先是梁良玉、劉環前來迎駕，隨後是縣令督率士民數萬叩接，皆兩行俯伏，並不擁擠喧嘩，月君甚喜。

當晚駐駕於郊外。黎明，先至城南玄女道院，見鐘簾不改，廟貌如故。時翠雲、秋濤已害乾血病死了，唯有春蕊，紅香二女真形容慘澹，向月君拜了四拜，淒然淚下。月君撫慰了幾句，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，命老梅婢：「代孤家行禮！」柳煙、春蕊、紅香三人陪拜。老婢是不肯拜公子的，不得已，勉強拜了，心中不忿，乃吟詩兩句云：

公子為殤鬼，夫人作帝王。

柳煙亦信口接下兩句云：

誰知柳市女，得侍袞龍裳。

月君大驚，曰：「柳煙、柳煙，此二句乃汝之佳讖也！向者鮑、曼二師與剝魔公主，皆言汝有三十年風流之福。詩本性情，機括已見。」柳煙雙膝跪下，硬咽訴云：「婢子久已身如槁木，心似死灰。若萌邪念，明神殛之。只因身受莫大之恩，所以信口道出。今帝師見疑，婢子當盡命於此。」言訖，便欲以頭觸柱。老梅、春蕊、紅香三人竟挾持之。月君道：「我久知汝心，所以令汝常侍左右，反謂有疑於汝耶！運數來時，聖賢不能強。汝勿短見，孤乃戲言耳。」柳煙方拜謝了。素英請道：「我父親不知近日如何，求帝師差人一問，稍盡為女之心。」

月君道：「不但令尊，凡親戚、故舊，都要訪問。」

次日入城，監御公署，諸臣朝謁畢。時合縣百姓，在外執香頂禮。月君令沈珂：「凡年五十以上，給賞二兩；六十以上，遞年加增一兩。並全免建文十年賦稅。」隨召知縣張參人見。

諭道：「昨日父老迎駕有體，具見汝之材幹，優升為別駕，仍知蒲台縣事。」張參叩首謝恩。月君即命去訪本宗及外戚諸家，張參啟奏道：「臣留心已久，不須訪得。帝師本宗，就在勤王那年，盡遷回湖廣江陵；國舅同御弟，隨亦遷往荊州。此地田園，盡皆撤下，微臣已撥人玄女道院；原宅現今封鎖，不敢擅動。再有姚秀才、柏秀才，皆已身故。其子始而挈家遠館，隨後亦遷遠方，這個訪問不的。」月君帳然有感，信筆題五言四韻以示臣工。詩曰：

蓋世女英雄，威生四海風。

五年遷故里，萬事等衰蓬。

遼海無歸鶴，秋冥有逸鴻。

何當諸父老，調與漢高同。

諸臣傳視已畢，咸贊帝師仙才，非《大風歌》可比。蒲令張參即請勒石，月君道：「一時之感，卿等得無譽之大過耶！」

又諭張參：「孤家故宅一區，汝可改為養老堂，歲留賦稅十分之半，為供億之需，以示孤優恤之意。傳與諸父老知悉。」

其時鑾輿仍返道院，命春蕊、紅香：隨向太白山祭掃。於次日清晨啟行，滿城面姓，多追至中途，頓領哭泣如失父母；月君亦為淒然。第二日，已到太白山。行有數里，俄見茂林之內，巍然五座廟宇，甚是齊整。有詞為證：

鳳鼎侵雲，鴛鴦浴露。如鞏如矢，規模無異魯宮；若困若盤，制度不殊豐廟。殿角斜飛，上蹲著諸般彩獸；簷牙高啄，尖銜著萬顆金星。五龍橋下，新波初展碧羅紋；雙鳳闕前，香氣乍飄金粟子。鱗鱗碧瓦，依稀十二瓊樓；鬱鬱芳林，環繞三千琪樹。時有神靈來護衛，更無麋鹿與逍遙。

月君瞻望了一回，下令先到寢園。行及數里，早見長松翠柏，真好佳城也。亦有詞為證：

丹垣環地，華表插天。丹垣環地抱群山，宛若龍蟠虎踞；華表插天拱紫極，常來鶴跡笙音。石馬雖靈，不學昭陵戰敗；石人如活，難同晉國能言。饗殿虛明，可列三千珠履；幽宮深邃，應棲十人銀克。前日芳草坡中，一抔荒土；今朝紅雲影裡，十仞佳城。

要知作君兼以作師尊，始信生男不如生女好。

看看到了華表闕前，月君下了九龍沈香輿，緩款步入，直到陵前，先拜四拜；隨後素英、寒簧、滿釋奴、范飛娘、老梅、春蕊、紅香眾女真等皆拜；文武諸臣在饗堂下各叩首畢。月君隨御偏殿，諭諸大臣云：「自古聖賢帝王，難保百年之身，更難保百世之陵寢。孤家起於草茅，糾義勤王，至今大勳未集，何當先受殊恩，榮及宗祖？而且僭越儀制，中心未安。應改各廟制式，如公侯之禮。」少宗伯梁良玉奏云：「自古以來，無論臣民，凡有大造於國家者，咸得晉封王爵，追榮先代。何況帝師以上界金仙，偶臨下土，適當國賊篡逆、乘輿顛越之日，手提三尺劍而起於徒步，奄定中原，為故主建宮闕、存位號，不啻日月之光於萬古。所以諸大臣公議追遠盛典，稍答帝師勤勞，尚在抱歉，曷嘗越制？」劉璟又接奏云：「臣聞蒲台百姓，感激帝師聖恩，如子來趨父事，以此落成甚易。而耆老紳士，猶謂朝廷簡陋。今若復行改制，不惟眾大臣決難遵行，即百姓亦斷不肯從命。」呂軍師亦奏：「梁良玉、劉璟之言皆是。伏願帝師勿毀成功以動人疑。」月君道：「雖然，孤以坤體涼德，不足以當之。」隨諭諸臣：「翌日先饗始祖太廟，次高、曾，次祖陵。第五日中秋，適逢孤家誕日，乃祭考陵。一切禮儀，宜簡毋豐。」諸臣遵旨自去整備。

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，月君祭享始祖太廟。冕冠珠旒，電裙雲履。服天孫開闢朝衣，執日南火玉朱圭。諸文武奔走趨隨，分班助祭。舞設八佾，樂奏九成。籩豆簠簋、潘蕭灌鬯，一如古禮。自高、曾以下三廟，逐日次第享祭，不必絮煩。

十四日下午，命駕至考陵。行至半途，忽山岩震天一聲響，輾輾滾下一隻斑斕大虎，頭碎腦裂，正墮在月君鑾輿之側。

有兩個漢子，一瞎左眼，一瞎右目，各手執鐵錘，從岩際飛步而來，大呼：「丁奇目、彭獨眼迎接帝師聖駕。」董彥杲與劉超恐是歹人，兩騎馬飛向岩前，將手中軍器逼住，道：「汝輩是何人？敢來取死！」那兩漢撇下雙錘，叉手道：「我父指揮彭聚，他父平安將軍部下前鐸丁良，與燕兵戰沒，流落在泰安州，僱作獵戶。皆係不識字之人。無由謁見帝師，兩日借這捕虎，在此等候。不期那林子內，適有大蟲攔路，我二人就奮力打殺了他。恰遇帝師駕至，此虎乃我輩有功之虎也。」彥杲等大笑，隨回馬啟奏。月君即刻召見，獎慰一番，令彥杲暫充為副將。

當晚宿於陵上。

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。月君五更起來，梳洗冠帶已畢，命素英、寒簧：「今日孤家享祭父、母，汝二人為予之妹，禮得與祭。宜分左右行禮。」又諭柳煙、春蕊、紅香道：「公子雖無神主，然三尺之墳幸亦在寢園之內，爾三人可代朕祭拜。」分命甫畢，諸臣早已各服命服，齊候在五龍橋畔。月君隨臨享殿，少宗伯梁良玉親自贊禮，諸臣俱在殿外助祭。奏的是武功之樂，設的是太牢玄酒之儀。九闕已禮，九獻既畢，百官略退片刻，然後來朝賀帝師聖誕。滿釋奴宣諭曰：「帝師以母難之辰，心懷淒側；況在寢園，尤不宜行朝賀之禮。」軍師等遵旨各散。

時有泰安州知州蔣星聚，疏請帝師巡幸泰岱，舉行封禪之典。月君一覽，批示云：

虞帝東巡至於岱宗，柴望秩於山川，所以祭岳瀆神靈，此聖王之大典也。其後始皇誇稱盛德，始有玉函金簡之文，名曰「封禪」，其足法乎？孤以女子之身，討逆戡亂，志在迎復建文，申千古君臣之大義，非定霸稱王，自取天下。蔣星聚之一疏，不亦愚昧之至哉？然孤家曾遨遊八表，遍歷嵩、衡二峰，今泰山屬在宇內，亦不可不一登覽。但不祀天齊，竟升日觀耳。遠近州邑，皆毋得趨迎。有曠職守，自取譴責。

疏下，諸臣莫不心服。月君隨於次日遣女健婢二名，送春蕊、紅香仍歸女道院。乃命駕離了太白山，從大路進發。

不幾日，已到泰山之麓。適值天陰，下雨起來，諸臣皆請暫止而下。月君道：「兩師不欲孤家登岱岳耶？」乃掣袖中神劍，望空一揮，頃刻浮雲散盡，太陽倍明。遂登山，緩緩而行。

至於山腰，時有雲氣出於石罅，拂面沾衣，若香煙繚繞。以手攬之，縹緲不斷。或至濃蔚之時，則連人與馬，卷裹而行，前不能睹後，右不能見左。俄而半隱半現，時藏時顯，霎然微風一拂，卷舒澹蕩，搖曳長空。真勝觀也！自山麓四十里方至日觀。天色已暝，月君止於觀內，諸臣皆駐下房。晚餐已畢，各自安息。

約有更餘，忽聞得遠遠喝殿之聲，月君隔垣一照，見儀仗甚盛，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。前踏已進日觀闕下，元君香輿漸近，冉冉升起。素英、寒簧脫履相迎；月君執了元君玉手，彼此遜謝一番，然後行禮。元君尊月君上坐，月君笑道：「元君以小妹為塵埃中富貴人耶？」乃分賓主坐定。元君欠身而言：「小童今辰赴玄女娘娘之召，有失候駕。」月君道：「誠恐煩動震帝起居，所以不敢趨謁。」又言及「凍土既罹兵燹，又遭災荒，顛連已甚，尚須震帝垂憫。」元君笑道：「帝師得慈航之力，救拔一半，拗數而行，上帝亦有嘉賴。若五嶽職掌，都遵帝旨，小數或可更移，大數豈能干預耶？然既承明諭，敢不盡心，仰慰慈哀？」月君隨命素英等速具酒肴上來，元君立起身，道：「此非宴會之所。小童暫別，候駕返時送於道左。茲有儀仗全副，稍異人間，繫帶在此，唯望帝師賜納。」便令侍女呼喚神吏送上。月君看時，是：

鳳磨銅鑼兩面，霓旌一對，絳節二枝，彩旂六對，九節珠幢一對，天狐尾旌一對，羽葆一副，霞旆四竿，錦旒二對，銷金赤幟八根，鴟居烏羽旗一對，針神繡幡四面，鮫綃旗八對，漢玉花尊一對，水銀侵古銅爐一對，鸞輿翠蓋一柄，柄係生成九曲藤枝。龍女織成山河掌扇二把。柄係旃檀香琢就。

月君謝道：「辱承明賜，權且收下。愚妹謝塵世之日，仍當奉壁。」元君道：「不然，正要帝師於旋暉廣寒之日，以為前導。折取天香一枝，下報小童可耳。」月君乃拜受，再三珍重而別。元君升了香輿，便有萬道彩元，繚繞騰於空中；執事神吏等皆乘風霧而去。

時方半夜，太陽已升海底。月君在正閭澗欄而坐，命諸臣等悉到東邊小閣中觀看。諸文武於夜間都在窗隙窺觀神明過往，總未睡覺，聞召即至。卻見閭周回擺設著多少儀仗，即適所窺觀之物，各人猜想不定。看著太陽的心，到只有一二分。

月君忽問諸臣曰：「海有底乎？」方經對曰：「無。」月君曰：「然則諸島皆浮於海上者乎？」方經不能對。月君又問：「日從海底轉乎？」梁良玉對曰：「然。」月君曰：「日居月諸，照臨下土，不知海底將何所照乎？」良玉亦不能答。月君又問：「究竟日出何處？日入何所乎？」呂律對曰：「儒家言：『日入虞淵，日出陽谷。』經天之道，皆能言之。至於既沒以後，未出以前，從不論及。至佛氏有須彌山半旋轉之說，尤非凡材所能測識。求帝師玉音開示愚蒙，群臣幸甚！」

月君諭曰：「世界一大須彌山，而四海為之脈絡；日月循環，轉於山腰。古聖人皆能知之，但不肯以耳目智慮所不及者，示人以疑耳。夫豈有日月而行於海底地下者乎？諸書所云，天有天柱，地有地軸，六龍戴峰，日出入處，海水為焦，皆後人誕妄之說也。」諸臣叩謝，奏道：「臣等雙目，無異螢光，所照者幾何？孔子見老子，尚雲某之道其猶醯雞，何況臣等對揚帝師之命哉？」月君道：「孔子與老子學問，如登泰岱，均造絕頂，而時日略有先後；及一接見，則二聖人之睿知，如以鏡照鏡，各自了然。孔子以三綱五常教天下，止就當身而論，不欲人遠求過去未來之事，所以季路問到死生神鬼，不答其所以然之故，非不知也。『醯雞』之言，亦是後人造出，非聖人真有此語。」

呂律又奏：「臣尚欲請問日月交食之故，求帝師指示。」月君道：「日為正陽，羅星則陽之邪氣；月為太陰，孛星則陰之邪氣。無始以來，有正即有邪，邪來攻正，所以掩其光而謂之蝕也。《詩經》言：『日月吉凶，不用其行。四國無政，不用其良。』豈非天道之應於人事者乎？諸儒言：月本無光，借日始明；相對則望，交會則食；以月掩日則日無光，以日亢月則月如晦。夫使月固無光而掩其日，尚或可解說；若月食而謂日亢其月，則是太陽於月食之時，必返在東方，乃可相亢，有是理乎？珠生於蜃，屬陰，尚有光華；豈以太陰之精，而謂墨黑如頑鐵者乎？其有圓缺者，比不得太陽全體光明，若鏡之有背，轉側而觀，則成晦望耳。」諸臣聽罷皆悚然，奏道：「臣等空誦幾行儒書，從未與聞天道。今蒙聖諭，抑何幸甚！」月君又諭：「天道雖微，悉在儒書之內，卿等特未盡心參透耳。」諸臣又各愧謝。

呂律奏道：「伏羲畫卦，天道始泄其機。然尼聖五十學《易》，自非臣等所能造詣。」月君道：「卿言良是。」命賜諸臣早

膳。曰：「今日之游，不可無詩。孤愛與卿等聯句以志勝概。」隨手題首二句於浣花箋，以示諸臣；次第聯成十一韻，詩曰：

一登天下小，氣壓太陽低。月君。  
雲樹分吳楚，山河辨魯齊。呂律。  
神州歸掌握，漲海出天倪。梁良玉。  
亦有龜蒙輔，如將覺繹攜。鐵鼎。  
觀凌一炁外，殿聳五雲西。方經。  
翠蓋回虛嶂，霓旌繞碧溪。劉璟。  
秦松人欲折，漢柏鳥空啼。周轅。  
雷在層岩伏，雲生下界迷。鄒希軻。  
當年封玉檢，何處秘金泥。劉超。  
有幾君王幸，曾將泰岱題。周小處。  
嵩呼聞萬歲，鳳輦下雲梯。沈珂。

諸臣奏上月君，月君看了，遞與素英等。老梅婢一看，說：「這詩比我們聯的，不過多著幾句，也不見得有甚奇處。」寒簧笑道：「只恐還不及些。」老梅正色道：「除了帝師、軍師二聯，餘外的都不服。」眾女真莫不含笑。梁良玉等啟請勒石，昭示來茲。月君遂令釋奴發出，並諭：「明日卯雨，未刻乃霽。諸臣暫退，鑾輿尚須再宿。」

當夜天雞初鳴，月君即起，唯素英、寒簧、非雲、柳煙待於左右。見太陽從海中升起，其色絳赤，其光炫赫，大若五里之城，炫目奪神，不能久視。海水湧沸，超騰日輪者數次，倒像太陽上而復下，下而復上的光景。有頃，山腰吐出雲霧，溟溟蒙蒙，遍滿世界。時老梅婢方起，走至閣前，大驚曰：「海浪已到山半，此混沌之象也。咦，我曉得帝師弄道術耍我哩。」

月君亟召諸臣登閣。憑闌一望，但見白茫茫一片皆水，直接大海，莫不驚異。諦視久之，方知是雲氣佈滿。太陽在其上，光華照耀，初如銀漢之波，旋若黃河之浪，翻騰活潑，虛靈變幻，莫可端倪。真從所未睹者。

呂律奏：「臣聞歛之黃山有雲海，無由得造。惟少時曾登嵩岳，則所見與今日同。以此推之，諸岳皆有雲海，黃山獨擅其名，臣不能解。」月君道：「瀑布以太行為勝，而廬山獨著；石以壽山為美，而青田獨表；洞以黃圍為奇，而桃源獨傳；松以峨眉為古，而岱岳之大夫獨顯。譬如才人學士之文章，或見知，或不見知；或能傳，或不能傳：固不在乎優劣，特有幸有不幸耳。」

有頃，太陽行至中天，雲氣益加濃密，半截泰山，宛然浸在洪波之內。參差怪石奇峰，偃蹇短松矮柏，歷歷可數。老梅忽發笑道：「其雨其雨，杲杲日出。」素英道：「梅姐謂帝師之言不驗耶？唐詩云：『下方雷雨上方晴。』你看山巔，全無草木，雖有松柏，離奇屈曲，不盈三尺，非雨露在山半之下，不在山半之上耶？」又過片時，雲氣漸漸解散。蕭蕭斷雨，尚在飄零，平疇大陸，溝澮皆盈；喬木疏林，青翠欲滴。老梅謂眾女真道：「畢竟素英有些仙氣，我一時悟不到也。」素英道：「畢竟梅姐有些書呆，我一時看不出也。」

月君亦為之破顏。隨諭諸臣：「前夕岳庭夫人送孤家儀仗，明日回鑾，須往一謝。獨是天齊坐於前殿，作何行禮？卿等有能任其事者，明早先往候駕。」呂律道：「臣不才，前去整理。」

諸臣方省儀仗來由。正不知典禮如何，便都隨著軍師，同至岳庭闕下。軍師閒坐清談，並不議及行禮一事。至辰刻，前隊報帝師駕到，軍師疾忙拱請諸臣避入大門之內，令道士火速掩上。

月君駕至，見闕門已閉，即命回鑾前行。軍師等乃進聖殿，禮拜而出。共相矜，詩勒岱宗，遠勝七十君王封禪去；誰能料，疫流海表，更煩兩三仙子剪叢來。下回演出。